

铁堡奇兵

金童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# 铁堡传奇录

上

金童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一九九〇年·呼和浩特

# 铁堡传奇录

下

金童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一九九〇年·呼和浩特

TIEBAOCHUANQILU  
铁堡传奇录（上、下册）

金 童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 
（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）  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2 字数：508千

1989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2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65,301—73,000套

ISBN7-204-00898-7/I·147 （上、下册）定价：9.80元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诛心初出鞘 | 奇侠惊蜈蚣..... | ( 1 ) |
| 阴霾从天降 | 杀气四野来..... | (22)  |
| 娇娃弄玄虚 | 七雄生内哄..... | (43)  |
| 强施苦肉计 | 巧移嫁祸谋..... | (60)  |
| 刀光掩星月 | 斧风撼河山..... | (79)  |
| 虎刀戮鬼斧 | 龙剑迫娇娃..... | (101) |
| 弟兄相残杀 | 怪客惊枭雄..... | (121) |
| 揭穿嫁祸计 | 安排抽薪谋..... | (142) |
| 诡秘无穷尽 | 阴谋接踵来..... | (169) |
| 胁迫吐机密 | 雌虎噬狡狼..... | (184) |
| 黄金虽贵重 | 人品更高格..... | (205) |
| 黑心贪金玉 | 恶报在眼前..... | (226) |
| 声东击西计 | 天狼闹如意..... | (238) |
| 坐观螽贼斗 | 胸蕴玄机谋..... | (257) |
| 救俘捣匪窟 | 赎罪赠良方..... | (283) |
| 洞察奸宄计 | 工设陷阱谋..... | (304) |
| 妙策驱虎豹 | 巧计破狼窟..... | (323) |
| 狼心张虎爪 | 鲜血染狼尸..... | (341) |
| 一箭双雕毒 | 釜底抽薪难..... | (357) |
| 巧计擒奸细 | 笑语揭阴谋..... | (374) |
| 歹毒淫妇心 | 杀人於无形..... | (389) |

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扮猪吃虎计 | 借刀杀人谋 | (406) |
| 利诱毒心起 | 色迷智转昏 | (419) |
| 狐狸装胡羊 | 杀手遇煞星 | (436) |
| 绝招诛二魔 | 秘讯震群雄 | (458) |
| 幸脱馋狼嘴 | 又落狡狐吻 | (475) |
| 鲜血染香闺 | 腥风吹赌场 | (492) |
| 虎刀拒助阵 | 龙剑布奇兵 | (516) |
| 馋狼攫玉兔 | 香饵钓金鳌 | (540) |
| 刁妇谋龙剑 | 恶魔攫雏燕 | (559) |
| 多指遭折腕 | 虎穴走蛟龙 | (572) |
| 龙剑闯龙潭 | 奇人发奇语 | (589) |
| 七雄遭瓦解 | 杀手毁淫夫 | (602) |
| 巧施脱壳计 | 难逃毒妇谋 | (619) |
| 鞭影随风逝 | 刀光映月寒 | (637) |
| 施毒胁杀手 | 阴谋弑会主 | (654) |
| 正邪分胜负 | 龙虎结武盟 | (672) |

## 诛心初出鞘 奇侠惊蜈蚣

山城。

长街。

整齐的石板道，参差的小斜巷。

长街穿过山城，在四月灿烂的阳光下，看来就象一条金色的百足蜈蚣。

这座山城，就叫蜈蚣镇。

这是一个古老的小镇，也是关洛道上的咽喉。西出阳关，东入京洛，这里是必经之途。所以它虽然只是个小镇，却是关洛道上的黄金地段。

在这个多彩多姿的小镇上，你只要装满了荷包，它几乎随时都可以满足任何一种欲望。

在这里不分昼夜，你高兴怎么玩，就可以怎么玩。这里的禁例，只有一条，那便是你绝不可以在这里随便杀人！

因为这里是高大爷的地盘。

金蜈蚣高敬如高大爷，是关洛七雄的老大。高大爷一向不喜欢有人在他老人家眼皮底下惹事生非。

在蜈蚣镇，甚至于整条关洛道上，很少有人敢违背高大爷定下来的规矩。高大爷定下来的规矩，敢于不遵守的人，也只

有一个，那便是高大爷自己！

高大爷今天就要在这条长街上杀人。

正午。美人酒家门口。

高大爷并不是一个喜欢杀人的人。

在关洛道上高大爷是个受人尊敬的人，如果高大爷喜欢杀人，高大爷绝不会成为今天的高大爷！不过，这也不是说高大爷没有杀过人。同样的理由，高大爷如果没有杀过人，高大爷也绝不会成为今天的高大爷！

高大爷杀人，一定有杀人的理由。他一向只杀该死的人——或是高大爷认为该死的人。

如今，这个高大爷认为该死的人，已经出现。

四月的阳光，温暖、金黄。

一个大约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正迎着阳光，懒洋洋地从长街一头走过来，慢慢地走向美人酒家。

一切都在高大爷的意料之中。现在是巳牌时分，一个时辰之后，这个年轻人将会带着七分酒意，从美人酒家里哼着小调走出来。

酒家里稀稀落落地坐着十来名酒客。

现在当然还不是上座的时候。

公冶长背负着手，徐步踱向尾角一副座头，那是他每天占用的老地方。

他每次来，这个座位都空着。并不是酒家对他优待，特别给他留下了这个座位，专等他来，而是这副座头太烂太旧，只要一不留神，就有打翻酒菜的危险。

在蜈蚣镇上，美人酒家，并不是一处很高级的地方。这里，只卖白酒，下酒的小菜却没有几样。

挑担的、赶车的，无论生张熟魏，只要身上有三两吊钱，你就随时都可以进来喝个痛快。这里的酒菜低廉，设备简陋，只有一样，却是名实相符。

美人酒家里有美人。美人仅有一个，老板娘花十八！

花十八——一个很不容易听到的名字，也是一个很不容易见到的女人。

这也许正是这美人酒家比镇上其它类似的酒家，每天的生意，要好上几倍的原因。因为你在别处，花的代价相同，却不会象在这里一样，一抬头，便能看见一副迷人的面孔。

迷人的面孔，销魂的微笑。

公冶长就正在享受着今天的第一个微笑。

“老规矩？”

“老规矩。”

老规矩的意思，就是三斤白酒，一盘卤猪耳，一盘茴香豆。

花十八微笑着一摆手，一名瘸腿酒保，立即将酒菜送上。

在目前，这座酒家中，公冶长可说是个很特别的客人。因为在此客厅中的十来名酒客里面，除了数他年纪最轻之外，只有他一个人穿着长衫，也只有他一个人佩了兵刃。

不过，他的长衫和兵刃，并没有为他增加与众不同的气派。

相反，他这一身装束，只有使他显得比别人更寒酸潦倒、更落魄！

因为身上那件长衫，虽然看起来还算干净，但已经很难说

得出是一种什么颜色了。

那口佩剑的情形也差不多。满是锈斑的剑鞘，枯草般的剑穗，都在说明它的主人和它的关系，一向似乎并不怎么亲近。

他身上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，也许便是他此刻那喝酒的神气。

他虽然也跟别人一样，喝的是白酒，但远远看上去，却象一位国王享用着一席御宴。

邻座有人说了个粗俗不堪的笑话，立即引起同桌伙伴的一阵哈哈大笑。公冶长也跟着笑了。

这里本来就是制造欢笑的地方。在这里使用的每一文钱，都是流血流汗换来的。以血汗换取的钱，在欢笑中花去，岂非正是人生一乐？

花十八在帐柜后面低下头。她也听到了这个笑话，她也在笑。但是，她笑，只能笑在心里，不能笑在脸上，因为那并不是一个适宜于妇道人家听的笑话。

公冶长又喝了一杯酒。忽然放下酒杯，起身向帐柜走去。

花十八在脚步声中抬起了头，含笑以待。

她非常清楚，她这里比别家的生意好，是由于什么原因。所以，她也知道，有时遇上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客人，光是微笑是不够的。有些客人喜欢口头上占便宜，另有一部分客人则必须手脚上占了便宜才会心满意足。

各式各样的客人，她都遇见过。现在她知道，今天的第一个醉翁来了。

她笑在脸上，也笑在心里。来吧！小子。你家花姑奶奶正闲得发慌，让你小子过来尽尽孝心也好！

公冶长慢慢地走过来，斜靠帐柜，侧脸微微一笑道：“听

说这儿住了一位高大爷？”

花十八道：“是的。”

公冶长道：“听说大后天就是高大爷的六十大寿？”

花十八道：“是的。”

公冶长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丁二爷、胡三爷、艾四爷、巫五爷、花六爷和孙七爷他们几位，这几天都要赶来，为他们关洛七雄中这位大当家的贺寿了？”

花十八的眼珠微微一转，问道：“相公贵姓？”

公冶长道：“公冶长。”

花十八道：“公冶相公也是给高大爷贺寿来的？”

公冶长微微一笑道：“有这份心意，只怕进不了高府大门。”

花十八一怔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公冶长笑道：“你瞧我这行头，像不像个喝寿酒的贺客？”

花十八笑了，这小子虽然一副寒酸相，说起话来，倒是满风趣的。

公冶长笑笑，又道：“高大爷有没有来过这里？”

花十八笑道：“来干什么？”

公冶长笑道：“你这里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？”

她飞了他一眼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公冶长微微一笑：“有些事我一向是只做不说。”

他说完这句话，忽然转身走了开去，留下花十八在那里发呆。这小子是不是有点毛病？

靠酒家门口的一副座头上，坐着三名短衣汉子。

方才那个粗俗不堪的笑话，就是其中一个汉子说的。现在那汉子正在唾沫横飞的说着另一个笑话。

公冶长在空着的一边坐了下来。

说笑话的那汉子突然住口，三人一齐拿眼睛瞪着公冶长。

说笑话的那汉子道：“你老弟这算是什么意思？”

公冶长道：“听笑话。”

那汉子道：“谁请你过来的？”

公冶长道：“我自己。”

那汉子转向另两名汉子道：“你们听听这小子说话的口气！”

左首一个红脸汉子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这小子身佩凶器，八成是找碴来的，张老大，给他点颜色瞧瞧！”

说笑话的那汉子就是张老大。

张老大瞪着公冶长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小子究竟滚不滚？”

公冶长笑道：“不滚。”

张老大霍地站了起来，一脚踢开凳子，沉脸厉声道：“蜈蚣镇是你小子要赖的地方？”

“你小子瞎了眼！”

公冶长微笑道：“正因为我眼睛没瞎，才看出你们三个不是好东西。”

张老大勃然大怒，突然闪身绕过桌角，一拳对准公冶长的鼻梁击了过去！

另外两名汉子也跳了起来，人离座位，手上已分别各握一把牛耳尖刀。

公冶长朗声一笑道：“高大爷手底下的狠角果然不少！”

他一拧腰，人已闪了开去。张老大一拳挥空，突然扭转身躯，单足斜着飞起，直蹬公冶长的咽喉。

身形灵活，劲道凌厉，居然使的是正宗辰州薛家十八连环飞腿！

公冶长继续后退，仍然没有还手。

那两名握刀的汉子，已经自他身后包抄而至，这时见公冶长不断后退，两人眼皮一使，双刀并举，带着两道闪闪寒光，同时左右插向公冶长的腰肋。

公冶长头也没回一下，冷冷说道：“动刀者死！”

只见人影一闪，然后是两声惨吼。

那两名动刀的汉子，一齐踉跄后退，两把牛耳尖刀，已齐柄戳进了他们的心窝。

两名汉子双手扶着刀柄，弓腰向后退了几步，终于扭曲着面孔，在自己喷出的血线一端倒了下去。

张老大僵在那里，呆傻了一样。他几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因为他一脚踢出时，只见对方身形如飞蓬般原地一转，两名伙计的牛耳尖刀，就插入了各自的心窝！对方如何夺刀还手，用的是什么手法？他根本就没有看清楚！

像这样一名对手，他张金牛是对方的敌手吗？

公冶长似乎非常欣赏这位张老大悬崖勒马的举动，点点头道：“很好，算你伙计识相。请回去告诉高大爷，留你伙计一个活口，就算是我公冶长送给他高大爷的一份厚礼。另外请你带个口信，请他高大爷好好想想，如果发觉走错了路，就该趁早回头！”

张老大仍然象个木头人一样，僵在那里，动弹不得。

突然门口有人冷冷接口道：“我也想送高大爷一份礼物。”

公冶长一转身，便看到一名满脸杀气的黑衣青年，正握着一把尖刀，像冰柱一般，站在大门口。

公冶长道：“朋友想送高大爷一件什么礼物？”

黑衣青年道：“你的人头！”

公冶长道：“朋友，你怎么称呼？”

黑衣青年道：“血刀袁飞！”

公冶长问道：“燕云七杀手中血刀袁飞？”

袁飞冷冷回答道：“算你有点见识。”

公冶长不禁点了点头：“你方才如果不声不响，抽冷子挥出一刀，我这颗人头，也许早就不在我脖子上了。燕云七杀手果然名不虚传，有点风度。”

袁飞又说道：“我如果现在挥刀，你的人头照样要离开你的脖子！”

公冶长微笑道：“那么，你现在为什么不挥刀呢？”

袁飞道：“等你拔剑！”

公冶长又笑了笑道：“因为你不愿杀一个没抵抗力的人。”

袁飞道：“这是原因之一。另一个原因便是我一向不喜欢在别人店里杀人。”

公冶长点头道：“这是一种好习惯，我该学学。”

袁飞不再开口，身子一转，向街心走去。

公冶长也慢慢跟着走出去。

袁飞转过身来，公冶长站下，仍然没有拔剑。

袁飞望着他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还等什么？”

公冶长微笑道：“等你发问。”

袁飞道：“我没有话问。”

公冶长微笑道：“连我是谁你也不想知道？”

袁飞道：“不想！”

公冶长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袁飞道：“无此必要。”

公冶长道：“因为我已死定？”

袁飞冷冷一哼，道：“不错！名字只对活人有意义。”

公冶长道：“我想知道高大爷要杀我的原因？”

袁飞道：“我也不是评理来的，无论是什么原因，都跟我没有关系。”

公冶长又露出笑意道：“那么，我可不可以向袁兄请教一件事？”

袁飞道：“好！”

公冶长道：“听说袁兄是艾四爷的人，为什么现在要替高大爷杀人？”

袁飞道：“关洛七雄一向不分彼此，高大爷要杀的人，也就等于艾四爷要杀的人。”

公冶长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关洛七雄均为好客之士，我公冶长如果不死，迟早必为七雄门下客，到时候我跟袁兄也将是一家人，袁兄何不放远眼光，趁今天这个机会，先卖小弟一个人情？”

袁飞抢白道：“以后的事以后再说，至少目前你还不是七雄门下客！”

公冶长道：“袁兄为什么不给小弟一个机会？”

袁飞又道：“我等你拔剑，就是给你机会！”

公冶长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头一点，说道：“好！”

正午。长街两端，已经围满闲人。现在每一双眼光，都屏息凝注在公冶长拔剑的那只右手。

长剑缓缓出鞘，两边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嗡嗡窃议之声。

“这是一把什么剑？”

“没有见过。”

原来公冶长拔出的，虽具有一般剑的长度和样式，但却是一把没有开过刃的钝剑，剑身上不仅没有一丝光华，甚至还布满了点点锈斑，与其说是一把剑，似乎还不如说它是一根长长

扁扁的旧铁条来得恰当。

但说也奇怪，血刀袁飞一见到这把剑，却突然变了脸色。他瞪着公冶长道：“诛心剑？”

公冶长道：“是！”

袁飞道：“阁下是灵台老人门下？”

公冶长道：“是！”

袁飞露出不相信之色，问道：“灵台老人一生与世无争，阁下若是灵台门下，何以对名利二字如此热衷？”

公冶长微微一笑道：“圣贤愚劣，因人而异——你袁兄不是也有一个很好的出身么？”

袁飞嘿了一声，没有开口。

公冶长含笑缓缓接着道：“如果袁兄愿高抬贵手……”

袁飞又望了那口诛心剑一眼，忽然点头道：“久闻诛心剑有风雷之威，灵台老人已踏出道山，今天能向阁下领教两手，也是人生一大快事。”

他口中说道，语音突然一沉，又道：“小心，接刀！”

刀字出口，刀已挥出。刀光如白练，直向公冶长胸膛闪卷过去。公冶长一偏身，向左挪离丈许，横剑平胸注目，伫立如故。

袁飞刀一转，一个箭步窜出，第二刀又带着一片炫目的光华，如毒蟒出洞般疾劈过去！

公冶长再度纵身闪避，唇角同时浮起一丝会心的笑意。

袁飞冷冷一哼，说道：“好！阁下果然识货。”

原来他上刀看上去虽然凌厉无比，其实只是引诱对方出手的虚招。

一名武林高手的虚招，经常都是一种带着糖衣的毒药。因

为一个虚招，往往会令人觉得它好像攻错了部位，而且往往显得破绽百出。

对于交手的对方来说，这种错觉经常是一种很大的诱惑。

如果对方抵抗不了这份诱惑，冒然出手还击，他将会发现敌人原先暴露的空门，会突然消失不见。同时也会发现，敌人所等待的，正是他这种愚蠢的反应！

愚蠢反应的代价，便是死亡。

但是，公冶长显然不是一个容易上当的对手。

公冶长的确识货。识货便是行家。对付一位行家，除了凭真本事获胜，绝无取巧的捷径。

血刀袁飞其实并不是一个喜欢取巧的人。

他发虚招，目的只是想试试这位灵台门人的胆识和眼力。如今，使出的两刀没有效果，他决定不再虚掷时光。

他攻出了第三刀。这刀平平送出，刀尖颤动。这朴实无华的一刀，也是致命的一刀！

这一次公冶长没有退让，事实上这一刀他想让也让不开。因为他已看出，这一刀至少蕴藏了七种以上不同的变化，无论他闪向哪一个方向，这一刀无疑都可以致他于死命！

是不容回避的一刀。

公冶长等刀尖以一种诡异的弧线缓缓划至胸前时，剑尖一挑，突然振腕点出。

点向光圈的中心。只听得当的一声，光影消失，一切突告静止。

但见街心中央，两人正以一种奇特的姿态，面对面地僵立着。彼此之间，相距不到三尺。两人的兵刃均未脱手。

袁飞的刀尖，斜指着公冶长的左肘，公冶长的剑尖，则压在袁飞的长刀上。袁飞左手搭着公冶长的左臂，公冶长左手食